

陈麒凌 著

人间烟火，自有暖凉

也许这爱情 太平常

联合报文学奖首奖 | 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
林语堂文学奖得主 陈麒凌 短篇力作

我写了一辈子爱情，在麒凌的书里，
我读到了人世间的别种滋味，千回百转，荡气回肠。

——作家 琼瑶

中信出版集团

非外借



也许这爱情太平常

陈麒凌 著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也许这爱情太平常 / 陈麒凌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8.10 (2018.11重印)

ISBN 978-7-5086-9334-7

I. ①也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2133 号

也许这爱情太平常

著 者: 陈麒凌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: 9.25 字 数: 213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9334-7

定 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年华是一倏忽的事，

生命是一倏忽的事。

只怕来不及。

目录

· contents ·

白菜玫瑰

1

也许这爱情太平常

11

待到紫荆满枝头

21

半局

41

不是相思，是红豆杉

57

老曹

69

陈仲南有信

149

丑妻

163

轮 回

185

故 事

205

失 败 者

217

上 岸

231

痴 情 者 李 必

241

他 处 的 房 间

265

春 天 抱

275

白菜玫瑰

白色的瓷碟里，盛满一朵朵头脸上仰的小白菜根，那些齐齐切剪的白菜根，你一定从未发现，从正面看，一层层晶莹洁白的芭，瓣瓣曲折婉转，好生生地拥簇着一点翠绿的芯，看上去，竟然是一朵朵小小的玫瑰花。

莹下班的时候，太阳总是快要落尽了。

快要落尽了，只剩一点点有弧度的金边儿，那金，也是朦朦胧胧的，在冬天会清晰些，像人用笔勾过。

莹下了公交车，挤在人群里，总要停一停脚去看看天边，好像要诚心送送它，太阳也辛苦一天了。然后才转进铜鼓街，穿过几家闹哄哄的店铺，避一避迎面开得很快的机车，走进飘着油锅烹蒜气味的巷子，天色暗下来，老褐色木门漏出几点油黄的光，那是她和阿嬷的家。

“阿嬷，我买菜回来啰！”莹轻快地唤，一边推开门。

“乖孙回来啰乖孙！”阿嬷含糊不清地应，打开门，见她在藤椅上前倾着身子，脸上透着欢喜。

阿嬷坐的藤椅怕有一百年了，她也好像在那里坐了一百年那么久。有时她也能走几步，扶着桌角，慢慢去探墙，颤巍巍地迈出一小步，再想上好久，想不起本来要干什么，该往哪里走。

“阿嬷你猜我买了什么菜？”莹放下大包小包，系上了细花围裙。

“白菜，嗯，猪肉，白菜——”阿嬷反反复复地答。

“好聪明，猜对了白菜，今晚吃罗非鱼，还有豆腐好不好？”她歪着头，摸摸阿嬷皱皱的脸。

“择白菜，择白菜。”阿嬷扬着一只手，心急地要帮忙。

“阿嬷好乖，帮手择白菜。”莹把一扎小白菜放进菜篮，突然记起什么，回身从提包里擎出一支红玫瑰。

她笑了一声，“阿嬷，靓不靓？”

“好靓啊。”

“还好香呢，不信闻闻。”

“你摘公园的花呀。”

“别人送我的，阿嬷。”莹微微润红了脸，找了一个空瓶子把花插上，左右看了几遍，又笑着摸摸阿嬷的脸。

阿嬷专心地择白菜，她用剪子去掉菜根，择去黄的有虫洞的叶，把白底青头的菜摆齐整，头是头尾是尾，动作虽然迟缓，但还算稳妥周到，现在她干得最好的就是这样，换了空心菜花椰菜都会乱手脚。去年有一次便秘痛得出血，医生要她多吃白菜，用滚水煮得软软熟熟，阿嬷从此就认准，日日都要莹买白菜。

莹把餐桌摆在阿嬷面前，盛好饭，想想又把那支花拿过来摆。

“阿嬷，你知道送人玫瑰花什么意思吗？”莹仍不拿筷，出了会儿神，两只黑眼睛亮晶晶。

她等不及阿嬷吞下那口饭，自己先笑着答了：“就是说人家中意你啰。”

阿嬷也随莹笑，莹不好意思，吐吐舌头，“好不知羞哦，是吧

阿嬷。”

送她玫瑰花的那人，叫阿峰。读过大学的男生，看起来就是有涵养，他在楼上的电脑城上班，常常会来店里复印。有时他复印好厚一沓资料，要等很久，莹心肠好，会给他倒一杯茶，让他坐。有时他也会帮莹的手，装订啊、换墨啊，还给她下载好听的音乐。莹喜欢跟他说话，他也是吧，资料印好了也不急着走，一点点小事都能聊好久，然后，他就带来一支玫瑰花，轻轻地插进她的笔筒。她问，哪里来的，他就有点害羞地说，捡的。

当然知道他瞎说，因为明天他又带来一支，下一天还有，天天都有，哪里有那么多玫瑰白白让人去捡。她明白他的心意，又甜蜜又着慌，那感觉，但真的好快乐，好快乐啊。

连阿嬷也识得逗趣，下次莹回家问，“阿嬷你猜我买什么菜？”她就会应，虽然有点含糊不清，“白菜，嗯，猪肉，白菜，还有玫瑰花。”

莹总是回头一笑，摸摸阿嬷的脸，“好聪明哇，猜中。”

日子就是这样，她每天追着太阳回家，带回新鲜的白菜、鱼、猪肉，还有玫瑰花。她笑盈盈地如常煮菜，和阿嬷聊天，却难免常常分心，忽然又会想起阿峰。她是真的喜欢他，相爱的人只想永远在一起，关于将来，他们不是没有谈过的。

这晚帮阿嬷冲凉，水暖暖地流过她的背。她高兴，脑筋也清楚些，“你阿公都未送过一支花给我，后生时都未有。”

莹用毛巾给阿嬷擦身，“把我那支给你啦。”

阿嬷嘀咕，“我才不要，人家不中意阿婆仔。”

阿嬷洗干净，舒舒服服躺在床上，莹举着电蚊拍在帐子里巡一

遍，放下帐子，阿嬷伸手拦一下。

“阿嬷，你要去厕所吗？”

“没有，就是看看我乖孙。”

“怎么了阿嬷？”

“我好老了，时刻想自己为什么还没死，拖累你。”阿嬷牵着莹的手，“又怕人死了，再也看不到我乖孙——”

“阿嬷，又乱想东西。知道吗，你要活到一百二十岁，直到你乖孙也做阿嬷！”莹捏捏她的手，“好好睡哦，明天早早起，我们去公园散步。”

带上门出来，舒一口气，差些以为阿嬷知道了什么，她不会知道了什么吧。看看手机，没有阿峰的短信，这才坐下发呆。

阿峰要去珠海了，想她一起去。他说，跟我去珠海吧，供一层楼，能看到海的，咱们结婚。

可是阿嬷——

阿嬷是你一个人的吗，你有权利过自己的生活，不是吗？

可是阿嬷带大我，她现在老了——我怎么忍心，我不知道——

她不知说什么，在阿峰面前，人总会变得无力，不知为什么。她太喜欢他了吧，这世上再也没有哪个男子能让她这么喜欢了，可是阿嬷——

那些阿嬷睡得很熟的夜里，她就这样坐着发呆，呆上好久好久。

她曾打过电话给大伯，大伯是个急性子，一听是她马上就嚷：“阿嬷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阿嬷很好啊。”

“吓得我，你就辛苦些好好照顾阿嬷，也不枉她把你带大，需要

钱就说，你伯母身体不是很好，我又忙，最近都没时间去看她，辛苦你啦。”

“哦。”

三姑脾气好，好说话，她愿意去跟她聊。还没坐下，三姑已经收拾好许多包包，有吃的有衣服，要她带回去给阿嬷。

“你成哥要结婚了，现在房子这么贵，只好先回家住着，大家挤一挤算了。”三姑唠叨着，“你也该找男朋友了吧，对哦，你有男朋友没有啊？”

“我啊——”她不知该怎么说好。

颐和康乐院是最后考虑的地方，她去看两次，院子很大，有花有树有鸟，看护小姐很温柔，老人们坐在一起看电视，都是笑笑的样子。

她不是真的要送阿嬷去那里，她不是不要她。莹这样打算着，半年，最多一年，阿嬷先住在那里，等她在珠海安定下来，就接阿嬷过去，她说过的，要阿嬷活到一百二十岁，直到自己也做了阿嬷。

但是怎么跟阿嬷说呢，阿峰每天都在催她。

有时莹问她：“阿嬷，白天一个人在家，会不会好闷？”

阿嬷糊涂了，只顾说自己的：“白菜不会塞牙。”

“阿嬷，你喜欢和很多老婆婆做伴吗？”

“电视说白菜升价啦。”

她心里难过。“阿嬷，我要出差了，要去好长时间。”

“白菜还贵过青瓜。”

阿嬷会懂吗，她叹口气，接着说下去：“我送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，等我回来，再去接你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呀。”阿嬷应得很清楚。

有时她好像什么都明白，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她记得要带哪双鞋哪个杯子。

“福寿衣放进去哦。”阿嬷交代。早几年她就准备了整套的福寿衣，用红布包着，放在衣柜顶层。

“不用带那些。”莹有些不自在。

谁知临出门那天阿嬷又问一遍：“我的福寿衣有放进去没？”

那天早晨阿嬷穿好衣服，梳好头发，把随身小花布包挂在颈上，一会儿又不放心地取下，把里面的东西清点一次，包里有一点钱、电话本，还有一本小相册。

“你放心去做事，我好乖好能的，你不用心急挂记我，我也不心急。”她忽地抬头笑笑，莹摸摸她皱皱的脸，轻轻地。

看得出来，阿嬷紧张，一路上手紧紧抓住布包，到了康乐院，要她在大堂长椅上等，莹去办手续，她忙举起手说：“拜拜，拜拜。”

莹笑：“阿嬷，我还没走呢。”

关于白菜的问题，莹和司务主任有了争吵。

“可是我阿嬷只吃白菜，其他的瓜菜她不吃的。”

“那她可以尝试一下其他品种，或者选择不吃。”

“不吃白菜她很容易便血——”

“那你想怎样？”

“能不能给她开一个小灶？每天煮一点白菜。”

“这么金贵，干吗又送她来这里呢？”

莹生气，要不要找院长投诉，还没来态度就这样恶劣，怎么放心把人托付给他。走出前廊，远远看见阿嬷，孤零零地在椅子上打盹，

佝偻着肩，下颌瘪瘪地垂在胸口，抓着布袋的枯手缀着暗斑。从没试过这样的距离看阿嬷，她好小，好弱，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抱起来。吊扇在顶上旋转，微微吹动她灰白稀疏的发，原来阿嬷已经那么老了。

别骗自己了，她还能有几年呢，真的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吗，放下她在这里，这半年里她没了怎么办，下次来见不到她怎么办，去哪里找，谁可以赔，什么能够弥补。想起幼时，父母早亡，阿嬷就是亲生爹娘，台风夜步行十几公里为她找牛奶，感冒塞鼻子喘不过气，是阿嬷用口吸出她的鼻涕，晚上睡觉她爱把脸贴在阿嬷胸前寻找那干涸的乳头，走到哪里她都牵着阿嬷的手，一直牵着从很小长到很大，世界上只有一个这样的阿嬷。

她擦眼睛，躲在转角擦了一遍又一遍。

“阿嬷。”莹扶住老人的肩。

阿嬷醒觉，以为她要走，连忙举起手，“拜拜。”

莹牵着她的手，“这里不好玩，我们一同回家。”

阿峰还是走了。

也知道，总有一场伤心的，也许不止一场。无所谓啦，世界上又不是没男人，但阿嬷只得一个。她这样对自己说，看得很开的样子。

可回家的时候，却不禁在车上一路地掉泪，止不住地，纸巾湿了一张又一张。

还好能在阿嬷面前装出笑来。“阿嬷，我买菜回来啰！”

“乖孙回来啰乖孙！”

“猜猜我买什么菜？”

“白菜，嗯，猪肉，白菜，玫瑰花。”

“嘻嘻，对了一半。”她一副调皮轻松的样子，“没有玫瑰花啰！”

没人中意啰！”

装得很辛苦啊，炒菜的时候，抽油烟机隆隆地响，她忍很久才抽一下鼻子，装作擦汗去擦眼泪，一直不敢回头。

吃饭的时候，阿嬷从身边捧出一只碟子，用小时候哄她的语气，“乖孙，有好东西给你看哦。”她含糊不清却又无比温慈地说，“不用流眼泪哦，阿嬷给好多个‘中意你’，好多好多。”

低头看去，白色的瓷碟里，盛满一朵朵头脸上仰的小白菜根，那些齐齐切剪的白菜根，你一定从未发现，从正面看，一层层晶莹洁白的苞，瓣瓣曲折婉转，好生生地拥簇着一点翠绿的芯，看上去，竟然是一朵朵小小的玫瑰花。

她叫一声阿嬷，大声地哭了出来。

也许这爱情太平常

——献给我的父亲母亲

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糖的甜多么稀罕。他舍不得独享，把针剂里的葡萄糖一点一滴地掺进面粉，烙了糖饼给她吃，那点点滴滴的甜，就像他给她的幸福，也许平淡微小，却点滴地渗进了她的生命里。

· 也许这爱情太平常 ·